

● 杨争光小说近作集

老旦是一棵树

老旦是一棵树

912678-80

44.572
C2271



10022053

● 杨争光小说近作集



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曲弘梅

责任校对:李 扬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李 勤

海马文学丛书

老旦是一棵树

Laodan shi yikeshu

杨争光小说新作集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解放军 7226 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 插页 269 千字
1993 年 3 月 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 7-5004-1301-7/I·148 定价:5·80 元

写在前面

白 烨

1989年元月某日上午，在熙熙攘攘的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记协新闻发布厅里，一群在文坛已露峥嵘头角的青年作家正在举行在有些人看来近乎玩闹的活动——宣布“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的成立。我应邀前去助兴，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那天到场的新闻记者并不多，几乎等于“组织”里的人自个向自个宣布，但听了看了他们那认认真真又张张扬扬的发言和宣言，我确实感到了一种新的文学生力和冲力的涌动。

即以“海马”的命名来看，那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作古的意味。象“‘海马’宣言”里的“这是由绝不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在这里，个体利益高于一切；”“文学艺术正羞羞答答地左右为难，雅和俗象扯着一把锯子的两只手，而我们想说：“来几两海马吧，谁缺少什么，就让它得到什么！”“我们拒绝‘流瀑’的称号”等话语，铿锵有力，豁人耳目，含着个性，又透着爽快。那种针砭时弊之犀利，那份拔新领异之执著，都让你明明白白地意识到：“海马”来头不小、“海马”来得不善。

果不其然，“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更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已折腾得很有些不凡的气象。成员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从原初的二十人扩展到了三十多人，除去共有的从事

小说和影视的两栖创作特色之外，在个性风格上也更见多样和丰富，如既有以写新市井生活见长的，又有以写乡土题材取胜的，既有以现代意识写史的，也有以新的观念纪实的。可以说，姚黄魏紫各有其秀，春兰秋菊各具其美。它无疑已是一个由诸多别树一帜的个体所合成的卓然不群的集体。从创作成就上看，就更加令人可喜。以王朔、莫言、刘恒等人为代表的诸多骨干成员，在小说创作上辄见新意、成绩斐然，在影视创作上也层出新作，硕果累累，以成功的两栖劳作日益引人瞩目。他们鼓荡着小说创作的创新趋向，又推导着影视创作的进取势头，称谓他们，单一的“小说家”或“剧作家”的概念已不适用了。这是不是向人们预示了一种新的创作追求和新运作方式呢？

基于“海马”已有的队伍实力和创作实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和海马影视创作室合作推出这套“海马文学丛书”，旨在检视已有的成就和进而促进创作，并以高水准、多风格的作品系列，对繁荣新时期后的整体文学，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多方面、多层面的精神需求，做出我们应有的和能有的贡献。

“海马文学丛书”根据作者的不同情况，或出小说作品集，或出影视作品集，整体上以小说为主，每本约25万字左右。作品以新作为主，酌收旧作，每本集子一般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代表作选、专题评论、资料小辑（作家小传、创作谈和作品目录等）。力求丛书的每一本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读性、研究性和资料性，使整套丛书从“海马”的角度和一个不太低的层面，对于发展演进着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情形，都有一个饶有新意和较有深度的追踪与反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马文学丛书”将会给读者提供当代文坛既多向、多面又新颖、切实的文学信息，因为它囊括了当代文坛中最有个性特色、最富艺术活力又最不安分守己的一群“探索者”。无论是为读者计，为文学计，还是为“海马”计，为自己计，他们都不会使人们失望。对此，我充满信心。

1992年8月25日于朝内

目 录

杨争光小说近作选

赌徒.....	(3)
黑风景	(53)
棺材铺.....	(105)
老旦是一棵树.....	(149)
黄尘——快乐家园第一.....	(196)
扭——快乐家园第二.....	(230)
霖雨——快乐家园第三.....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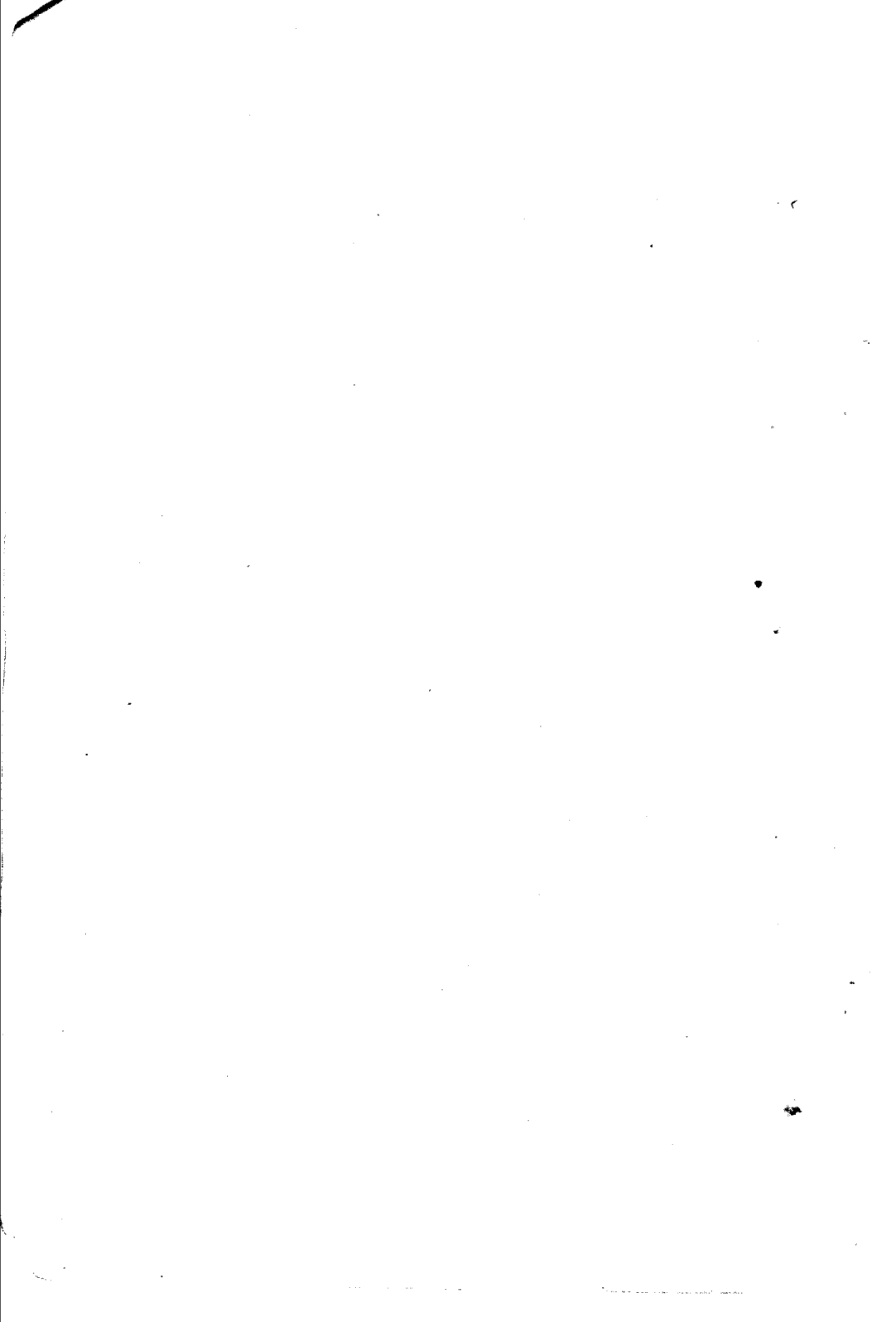
杨争光作品评论

徐培兰变形记	
——谈《黄尘》三部曲.....	康正果(303)
男人无泪	
——杨争光创作风格论.....	林为进(314)
杨争光论	
——对精神太阳的渴盼.....	李 星(325)

杨争光创作资料小辑

我的简历及其它.....	杨争光(337)
杨争光作品简目.....	(340)

杨争光小说近作选



赌 徒

脚夫骆驼拉着两匹真正的骆驼在戈壁滩上走着。他不时地吐几口唾沫。干巴巴的风不时扬起一股沙土，直往他的鼻眼里和牙缝里钻，他吐出来，它们再钻进去。它们让他的眉毛、胡子和宽板牙齿都变成了那种浑黄的沙土色。他嚼几下，牙齿间就会磨出一阵“咯吱咯吱”的沙子声。每一次上路的时候，他都要挨个儿拍拍两匹骆驼软乎乎的厚嘴，说：“咱上路吧。”这回也一样。“咱上路吧。”他说，他们就上了路，就走进了戈壁滩。两匹骆驼用那种居高自傲目空一切的眼神看着前面，迈开了蹄脚。路是熟路。

“呸……呸！”他吐着嘴里的沙土。

天像个瓦盆。

在这种走几天见不着村庄见不着人影的地方，天就是个瓦盆。你以为你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走到天的尽头，可是，你耐着性子走吧，天永远是个瓦盆，你永远在瓦盆的正中哩。清一色的沙土，一堆又一堆骆驼草像石头一样往眼窝里砸着。

“呸！”他又吐了一口，“人说坐在井里天有瓦盆大，睁着眼胡说哩。走在路上天也是瓦盆大。”他说。没人和他说话他就一个人自

言自语。

“这不是在地上走哩，这是在月亮上走哩。狗大个人影也没有。”他说。

“噢么，”他说，“没人和你说话你还憋死不成？你不和你自个儿说话你和石头说去？石头又没耳朵。骆驼有耳朵哩，骆驼是畜生。你好好一个人你和畜生说话？”

然后，他就想甘草。他总能想起她。他要甘草的身子，甘草不给。他说甘草你就给我吧我想。甘草看他一眼，不恼也不笑。他说甘草你看你我等了这么多年。甘草抿嘴笑着。甘草说你个没成色的吃着碗里想着锅里。他说甘草你胡说我一口也没吃，你怎么说这话？难道我吃了？你说我吃了？甘草说我给你缝缝补补，生的做成熟的，你还说你没吃。他鼓着眼珠子说那能叫吃？那不叫吃。甘草说把身子给你，八墩怎么办？

“八墩是个毬毛！”他说。

他不愿提起八墩，他恨不得把八墩掐死。他想总有一天他要用半截砖头把八墩的头砸成烂泥塞进炕洞里，和炕灰搅和在一起，让人看不出哪些是八墩的烂头肉哪些是炕灰，或者扔在粪堆顶上，让狗叼着满街转。他驴日的吃白食，还要和甘草睡觉。

“他是个毬毛！”他说。

甘草看他一眼，依旧抿着嘴笑。他说甘草你让我摸摸，你不让我摸我就羞死了，村上人都说我和你睡哩，可我连摸也摸不成。甘草说：“一下？”他说：“两下。”甘草说：“一下。”他说：“一下就一下。”他就摸了甘草的奶子。他的手心里像钻进了虫子。甘草说行了行了够了。他说不行我还想摸一直摸到天亮你说摸一下又没说多长时间。甘草摘开了他的手。甘草就是这么个人。甘草只和他好，不和他睡。她和八墩睡。

再长的路，一想女人就变得短了。骆驼感到他的心像软肉一样泡在热水盆里，手指头上一满是捏着甘草胸脯上那两堆奶子时的

感受。

“隔着布衫哩，噢，要是没布衫隔着，噢！”

他想不出那样他的手指头会有什么感受。

“噢——”他把两排结实的宽板牙齿咬在一起，接连噢出来一串声音，然后，把灌进嘴里的沙土远远地吐了出去：

“呸！”

他看见那一团浑黄的唾沫落在了一堆骆驼草上。草猛烈地抖了一下，抖起来几缕干燥的烟尘。

“这是在月亮上走哩。”他说。

要不是甘草，他就不走这条路了，他就走得远远的，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人不能让尿憋死。可人有时候就让尿憋死了。世上的好女人多着哩，怎么就偏偏舍不得甘草？人他娘的就是这么个贱东西。好女人多好女人多去，我就想甘草的身子。

突然，他扬起脖子，唱出了几句歌：

百七子百八子青稞哟
二百子街道过了
年轻轻的时上没欢乐哟
到老来把脚步儿错了……

他感到他的声音不是从喉咙里，而是从脚板底下发出来的，离他很远。他不像在唱歌，他吼着：

雪雹子冰雹子掉下来哟
好端端的庄稼砸了
眼睁睁的看着没象了哟
尕妹子把哥哥儿撒了……

天像个大瓦盆，他在天底下走着。没有村庄，也看不见人影，他拉着两匹真正的骆驼。

二

甘草有一片生动的上嘴唇，从深深的鼻凹处伸出来，像一片肥硕而热烈的嫩白菜叶。那时候，她十七岁。一伙骑马的队伍驻扎在她的村子里，那个长胡子的伙夫班长被她的那片嫩白菜叶撩拨得横竖不得安睡。他说甘草你到伙房来我给你吃白面馒头和马肉，大块的。他说得很诚恳。甘草感到她的舌头根上涌出来一股酸酸的口水。她咂着嘴，看着班长满脸的硬胡子，一动不动。班长说你来。她把口水咽进了喉咙，就跟他进了伙房。她坐在灶窝里，吃了三个白面馒头，两大块马肉。班长舔了她的嘴，然后又解开了她的裤子。她挡住班长的手，说：还有我爹妈。班长说，走的时候你拿。她放心地松开手，让班长弄了她。她没觉得她吃什么亏。她每天都去伙房和那个班长幽会。队伍开走以后，她的肚子大了，生下了野种琐阳。她爹说：“甘草，你弄这种丢人事，让我和你妈怎么活人。”甘草没想到她爹会说这种话，她瞪着眼看看她爹，又看看她妈。她妈坐在炕沿上淌眼泪。甘草急眼了：“你们也吃了馒头和马肉。”她爹说：“吃是吃了，谁知道你能弄下这事。”甘草说：“你们真不要脸。”就这么，她离开了家，在一个叫胭脂铺的地方落了脚，过上了随心所欲的寡妇生活。她给人做鞋，挣点小钱谋生。时间长了，有人问她，怎么没见过琐阳他爹？她说：“挨枪子了。”然后，就把那片惹事生非的嫩白菜叶好看地合在下嘴唇上，做出一种高深的笑的样子。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

骆驼回来的时候，甘草正坐在土炕上刮鞋底。她把一堆五颜六色的碎布一层一层的糊起来，再依鞋样剪好。鞋底子已刮了许多，在炕头上整齐地摆着，层次分明。她刮得很娴熟，眼睛张得大大的，

目光专注。她抹浆糊不用刷子，而是用手指头，右手的食指上粘满了面浆。那真是一根灵巧多变的手指头。

她听见了一阵骆驼的蹄脚声。野种琐阳把他的脏脸从门外伸进来，说：“干爹回来了。”她抬头，依然在碎布上抹着面浆，听骆驼和琐阳院子里说话。

“干爹，我拴，我拴骆驼。”琐阳说。他已经七八岁了，剃着光葫芦头。

“你拴，你拴，你能拴出个花。”骆驼说。他从驼背上抱下来一个鼓囊囊的驮子，进了柴房。琐阳拉着骆驼进了后院。

“拴牢实。给它抱些草吃，待会儿我给它上料。”骆驼说。

他拍拍手上的土，进了甘草的屋子。甘草好像不知道出门一个多月的骆驼已经站在了她的跟前，等着她问一句什么，或者说一句什么话。她哼起了一首歌，头顺着歌的节奏一下一下点着，抹浆糊的动作有些夸张了。她平展展地伸着腿。

“咣啷”一声，一块圆圆的东西落在了女人的两腿之间，又弹起来，在炕席上滚着，不动了。甘草抹浆糊的手停了下来。

“咣啷！”又一声。

女人的眼睛张大了，放光了，满脸喷出了红色。银元！

“咣啷！”又一块。

她到底抬起了头。她看到了一张得意的脸。

骆驼不扔了，他用两根手指头捏着一块，在上边弹了一下，放在耳朵跟前，歪脸瞅着甘草。银元发出一阵悦耳的金属声，拉着丝丝，直往甘草的耳朵里钻。

“没成色的，”甘草说，“挣了多少？”

没成色的。嘴，没成色的。骆驼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他心里熨贴了许多。他不言语，手在口袋里摸索着，把里边的银元弄出了一阵响。他看见女人的喉咙动了动，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沫。这时候，他才把它们全部掏了出来，放在炕上。不是七块，也不是八块，而是

十几块！十几块银元没有一点假。女人使劲蹬了一下屁股，张开嘴，发出来一串惊呼。她看见骆驼把手又伸进了口袋。

“还有？”女人的眼睛睁圆了。

骆驼不动声色，在女人的鼻子底下抖开了一块鲜艳的衣料，绸子的！女人一个蹦子从炕上跳了下来，一把夺过去，贴在她浑圆的胸脯上。

“挨刀的，没成色的货。”女人说。

骆驼装了一锅旱烟，点着，美滋滋地吸了一口，然后，把半个屁股放在炕沿上，又搭上去一条腿。

“数数，你数数，看那是多少。”骆驼努着下巴。

女人把炕席上的银元拢在一起，摆好，一块一块数了起来。数完一遍，又推倒，再数。

“要是数不完多好。”女人说，“数不完不要紧，我给咱坐在炕上慢慢数。你笑什么？笑我爱钱得是？我就是爱钱。人有钱了腰硬，心里踏实。”

女人笑了，她笑得很开心，鼻尖上渗出了许多细小的汗珠。骆驼的心被她笑乱了，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在他的身子里动弹着，他突然想起了琐阳。

“琐阳。”他叫了一声。

他没让琐阳进门。他把琐阳堵在门口，从腰里抽出一把精巧的短刀。

“给你，到外边玩去，我和你妈有话说。”

他返回身，轻轻地插上门，站在女人的身后。他感到他的心轻轻跳了两下。女人已收好银元，重新抖开那块衣料，在身上比试着，一副陶醉的样子。

“琐阳出去玩了。”他说。

女人没吭声。

他把两只手试探性地从女人的腋下伸过去。

“哪儿弄的？”女人问。

“凉州城。”他说。

他捂住了女人胸脯上那两个高挺的东西。女人的身子一动不动。他的胆似乎壮了，手指头像抽筋了一样，鸡啄米似地在女人的胸脯上弹敲着。他有些不知热冷了。他不停地咽着唾沫。突然，他把女人抱了起来，放倒在炕上，粗蛮地压上去。女人仰着脖子，张着嘴。

“甘草。”他说。他好像要哭了一样。

“甘草，我要解你的裤带了。”他说。

“我解了，我可真要解了。”他两只手急促地寻找着，紧紧捏着女人的裤带头，看着女人的脸。他没想到女人会重重地蹬他一脚。他一点也没有防备。女人先屈腿把他顶开，然后用力一伸，就把他踹到了墙上。她蹬得太突然了。他靠在那里，看着女人，一脸诧异的神情。他看见女人从炕沿上直起身子，整整衣服。女人没有恼。她好像还给他笑了一下。

“没成色的。”女人说。她又比试起那块布料了。

一声马嘶从什么地方传了过来，女人支棱着耳朵。

又一声马嘶。她立刻变了脸色，叫了一声，甩下衣料，奔了出去。

骆驼像一只挨了打的狗，痛苦地抱着头，顺墙溜了下去。

三

一出村，就是那种亘古不变的戈壁滩。

每一次赌输之后，他都要在戈壁滩上纵马疯跑，然后，再把他埋进甘草的怀里，酣畅地睡一觉。那是一匹好马，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他打马不用鞭子，他用他那只木碗一样蛮横的拳头。他先让它在戈壁滩上跑出一个巨大的十字，然后再绕着圈子跑，一直跑

到肌肉鼓硬，眼睛发蓝。这会儿，他就这么跑着，等甘草喊他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了。他勒住马，用那双朦胧的醉眼搜寻着甘草。

他看见甘草远远地向他摇摆着手。

他在马臀上砸了一拳，向甘草奔过去。马绕着甘草转了一个圆圈。甘草像一只兴奋的母鸡，朝他扑打着手脚。他突然伸出手，把她挟了上来。女人淋漓地“噢”了一声，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

马收住蹄脚，喷着粗气。人汗和马汗混杂的腥味在空气里纠缠着，迟迟不肯散去。甘草一脸爱怜。手指头动情地在他油腻的脖子上滑动着，摩挲着。

“你又输了。”甘草说。

一股燥热从心底里拱了上来，在他的骨头里胡乱钻着。他两腿用力一夹，马突然放开了蹄脚，朝村庄奔去。女人身子激烈地晃了一下，又“噢”地叫了一声，两臂搂紧了他的脖子。

这就是八墩。他是个赌徒，甩刀子，搬赌砖。骆驼想用半截砖头把他砸碎。

骆驼在屋里和琐阳玩着割地的游戏。他已忘掉了刚才的一幕，他忘得很容易，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脸宽厚祥和的神态。他知道甘草进屋了。他没抬头，依旧和琐阳玩着。

甘草有意把门推出了一声响。

“我和琐阳玩哩。”他说。

甘草靠在门框上，有些难堪。

“八墩来了。”甘草说。

骆驼看了甘草一眼，又扭过头去。

“我知道他来了。我和琐阳玩哩。”骆驼说。

“你和琐阳去柴房玩。”甘草说。

这回，骆驼的目光定在了甘草的脸上。他觉得她太有些不要脸了，麻雀还有指甲盖大小一点脸哩。他想说一句很厉害的话，让面前的这个等着和男人睡觉的女人难受难受，可一时半晌想不出来。

女人迎着他的目光，给他微笑着。

“雀儿还有些脸呢！”他说。

女人依然给他笑着。

“走，咱给人家腾地方。”他说。

甘草侧过身子，让骆驼和琐阳出门。甘草用手在琐阳的光葫芦头上摸了一下。

“雀儿还有些……”骆驼说。

八墩正在拴马，骆驼朝院子里狠狠地吐了一口。他看着八墩。他看见八墩把头扭了过来。

“你吐谁？”八墩说。

“爱吐谁就吐谁。”骆驼说，他一脸闹事的样子。他想和八墩闹点什么事，不闹点什么事就太便宜他们了。

“咋啦？我吐啦，你看怎么办？”他冲着八墩说。

八墩好像要发作的样子，可他没有。他似乎看穿了骆驼的用心，立刻换上了一副嬉皮笑脸的赖模样。

“嗨，气不顺，嗨嗨。”八墩说。

骆驼瞥了甘草一眼，说：“你凭什么？你说。”八墩又笑了两声，说：“如今的世道就是这。有能耐你让她和你睡，去，你给她说去，说好了我让给你一个晚上——模样，瞧你那毬模样。”

“你骂谁？”骆驼朝前走了两步。

八墩不理他。八墩歪着鼻子，一脸轻蔑。他从马背上取下马鞍，提着，进了甘草的屋门。

“眶”一声，门关上了。

“你骂谁？哎？你敢说你骂谁？”骆驼朝门扇吼着。

甘草已点亮了灯。她坐在摊开的被子中间，等待着八墩。八墩把一只脚点在炕沿上，腿一用力，就立在了炕上，向女人横过去。女人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女人软活的身子消化着八墩一肚子的晦气。他晦气，可有的是力气。一会儿，屋里就传出来一阵令人迷醉的响